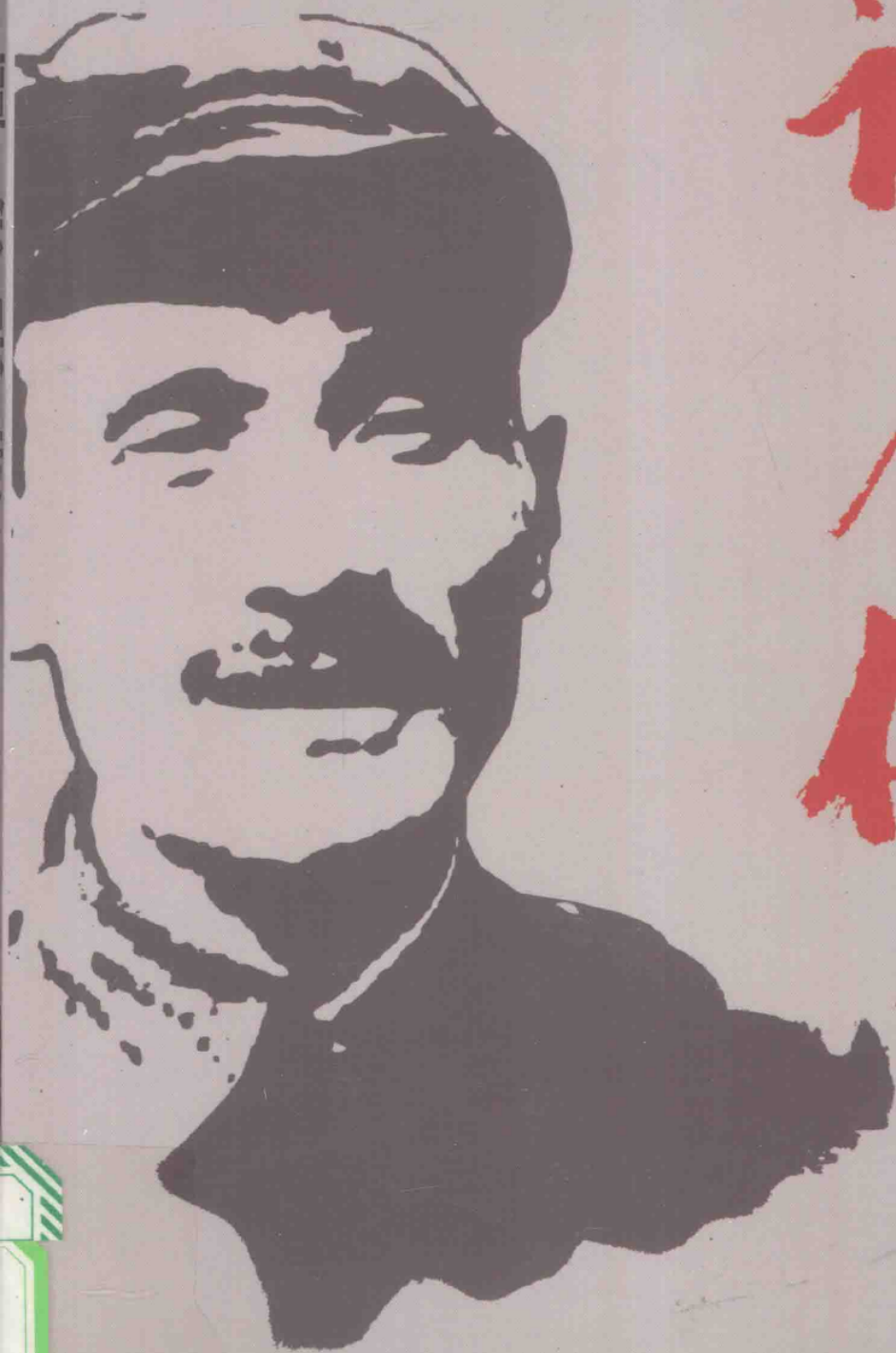




譚
俞
保
傳

胡淦非

目 录

引 言.....	1
大义灭亲.....	2
与敌周旋.....	11
“捉拿”农民.....	17
险遭冤屈.....	30
新仇又起.....	36
不敢苟同.....	40
危急时刻.....	44
勇扛红旗.....	73
立足一隅.....	86
针锋相对.....	99
白皮红心.....	111
吊“羊”上山.....	121
将计就计.....	141
计除周杰.....	146

智取敌堡.....	175
进驻九阡.....	187
夜袭洲湖.....	206
慧眼识奸.....	211
竹叶青青.....	231
捉放陈毅.....	242
陇上整编.....	257
北上延安.....	262
农民本色.....	271
情系老区.....	276
铁面包公.....	280
反对浮夸.....	286
坚贞不渝.....	291

引 言

从湘江之滨的雷溪市起锚，溯清冽的洙水而上，绕过被誉为“金线吊葫芦”的茶陵城，再逆水行三十里，有一个美丽的村庄——洮水，这就是谭余保的家乡。

在絮云飘浮的天际下，村头群山起伏连绵，浓绿如染，显得格外峥嵘秀丽。奔腾的山溪水，从崇山峻岭中穿出，年复一年，将村头的肥田沃土冲刷成茫茫沙洲。沙洲，坦荡开阔，一片晶白，任一弯碧水在洁亮如银的胸脯上放荡不羁，泱泱曲洄……

日月交替，人间沧桑。这块贫瘠却又美丽的土地上，有过贫穷和辛酸，也有过斗争和欢乐，孕育出一辈英雄，如谭家述^①、谭余保、谭善和^②、李俭珠^③……谭余保算得是这一代人杰的代表。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对谭余保的一生寻踪觅迹……

①谭家述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谭善和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③李俭珠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广西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大义灭亲

一

“谭于宝要杀他的姑母！”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整个洮水村及其附近中洲、小井、祠湾、长江等村子的人们惊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从污水和洮水上踏浪而过，向洮水乡农民协会大会场——谭家祠拥去。

这是公元1926年10月下旬的一天，阳光照耀下的谭家祠全变了样。远远望去，谭家祠的族匾不见了，换上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厢的墙壁上，刷着两行醒目的大字：“打倒列强除军阀”、“一切权力归农会”。缀有犁头的红旗一面一面，竖立在祠堂的门口，迎风飘荡。每一面红旗的下方都站着一个手持梭镖、短棍的农民自卫军战士，威严极了。祠堂门口的坪里早早地就是人山人海，戴着红袖章的农会会员在穿堂入户。这些从前被地主老财视为下贱的泥脚杆子，今天一改过去畏葸、邋遢的脸相，满面生辉，格外来劲，除了按照农会的决定，将搜缴来的烟枪摆在坪的中央以外，还将他们自己平日里也爱玩一玩的纸牌、骨牌掷了一地，下了个狠心洗手不赌了。这一行动博得了大家的鼓掌、欢笑。笑得最厉害的要数妇女，她们除了由衷地欢喜男人们的戒烟绝赌之外，还在争相放脚、剪发。此刻，她们正欢呼着将长长的裹脚布朝烟枪和牌堆上扔

去。正当他们嬉笑雀跃的时候，有一个人吹燃了纸煤，将纸牌点燃，接着有人将搜缴来的契约往火里扔，又有人将从庙里扛来的菩萨劈开，朝火堆里丢。火势益大，火焰愈高，人们无不深深地为这壮观场面所吸引。

忽然，一声铙响，一股硝烟飘向了天空，人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随着这声巨响转移到祠堂的左侧。原来，一声地铙响后，一行威风凛凛的农民自卫军战士押着远近很有名声的万户①婆周谭氏来了。她昔日对农户格外刻薄，杀气十足，如今体面威风扫地已尽，像秋天的茄子蔫了下去，低着脑袋，脸上全然没有了血色，任凭自卫军战士将其推推搡搡进了祠堂里间。

走在这列队伍末尾的，是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后生。他身材颇长，肩宽腰细，一条罗布丝澡巾，将腰部束得紧紧的，显得精干有力，一对炯炯闪亮的眼睛，不时地迸发出灼人的光芒。他站在祠堂门口檐下，向大家招了招手，径直向祠堂里走去。从他一出现开始，人们的视线便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就是洮水乡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谭于宝。

谭于宝在人们面前出现的时间很短，围绕他的谈论却很长。议论的中心是谭于宝会不会同意杀掉周谭氏。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争论不休。他们都在看谭于宝怎样使农会这把舵。

二

谭家是由外地来到茶陵洮水落担②的，世代业农，至谭永

①万户：即大财主。②落担：即落户。

德这一代，家境已属小康。谭永德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的三个儿子以松柏、松春和松青为序。松柏、松青半文半武，吃穿绰绰有余。松春呢，作田之外，还在洮水街市上开一爿酒店，也还富足。他的三个女儿均择了万户之子为婿，周谭氏择万户周大德为夫。后来谭永德去世，将酷嗜鸦片烟的恶习传给了儿子，三松兄弟竞相抽鸦片烟，以致家道衰落，周谭氏对娘家接济最大，而松青受惠最多。

周谭氏对谭家最大的恩惠还在于吉华的诞生。谭永德老倌在世时有一桩不很顺心的事，就是三松兄弟均无嗣男。松柏、松春生子无望，有生育能力的松青夫妻偏偏又不和，闹到了分房独居的地步。一天，周谭氏左付一个信把松青的媳妇能英喊来，右传一段话，把松青招来。她不容分说，将小俩口往房里一推，随即“咔哒”一声将房门落了锁。她这些戏剧性的安排，终于将平日里板着面孔相看的小俩口逗乐了，竟然恩爱起来。果然，能英有了身孕，次年(1899年)12月的一天生下了吉华(即谭于保)，从此谭家真有捡了月亮般的高兴。

三

就因为有了上述关系，周大德和周谭氏觉得自己的侄儿当了农民协会筹委主任，有了靠山，量农民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心里并不慌张。当农民上门索取契约，杀猪出谷时，周谭氏架势十足，拍桌打椅，破口大骂农民为“痞子”。这可惹恼了农民，将她扭送到农民协会。

这下，周大德害怕了，慌忙溜进谭家，悄悄地把谭松青拉过一边，求他去向于宝通融通融。谭松青不肯去儿子面前说

情，拱着手对周大德说：“大德呀，于宝的火爆性子你是知道的，他打定主意要办的事，九头水牯也拉不转的。我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呀！”

周大德见求谭松青无用，又转身央求谭于宝的业师和岳父于梓启。原来吉华九岁那年进了洮水乡崇文小学读书，于梓启在这所学校里任教。一次，于梓启出了一道题考考这一班学生。他说：“一个油筒斤十七(两)，连油带筒二斤一(两)，问你筒里有多少油？”当时大部份学生感到茫然，独有谭吉华站起来满有把握地说：“油筒是空的。”并且解释说：“斤(16两)+17(两)=2斤1两。”全班同学无不叹服，于梓启老师也对才思敏捷的谭吉华倍加赞赏。又有一次，县里的督学要来崇文小学督察，有位不学无术的教员周侃想乘机骗取嘉奖。督学受了贿赂，指名要听周侃讲课。谁知预备铃一响，学生都不进课堂，有的往大门旮旯里躲，有的往围在屋里的棺材底下钻。周侃见状急了，央求学生说：“你们出来上课啰，我喊你们老子、娘啰……”这时，于梓启来了，见学生还在恶作剧，课上不成有碍学校名声，急中生智便唤一声：“吉华，谭吉华，你带头进课堂去。”谭吉华从一条板凳下面爬出来，口里打一声唿哨，学生们马上一溜烟都进教室去了。谭吉华从此在于梓启眼中成了“孩子王”，更加打心里喜欢他了。不久，他主动向谭松青提亲，将自己的独生女于聪姑配给了谭吉华，只是要求将谭吉华改名为谭于宝，意谓谭于两家之宝贝。谭松青欣然同意。这样，周于两家成了亲戚。于梓启有学有识，不满列强军阀，不满土豪劣绅，对北伐战争、农民运动深表拥护。由于思想境界不同，平日与周家很少往来，此次周大德来找他，他自然只是借故推诿，应付了事，心里还赞赏农民协会做得对哩！

周大德连连碰壁，觉得靠山难靠了，心里十分恼火，临走时冲着于梓启说：“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今日搞我周家，明天说不定要搞到你于家。你于梓启也是终年鞋袜子不离脚，十多亩田不也是别人替你耕作呀！”

四

谭松青抽鸦片烟，尽管遭到谭于宝的反对，可是不抽不行呀！他一日不抽，眼泪鼻涕合做一处流。三日不抽，全身瘫软抬不起头。借钱抽烟，抽烟借钱，一点家财全被父亲谭松青在烟灯上烧光了。谭于宝也由小康之家的贵子变成了平民百姓。生活就这样无情地将他推到了自食其力的境地。自食其力的谭于宝从此与揩汗滴水的人交往多了。要柴烧，他得同大伙一起进山；要赚油盐钱，他得同大伙一道去挑脚；要饭吃，他得同大家一样下田耕作。他自幼有一个毛病，左手不便分秧。蒔田时必须和人家换工。这样，他逐渐与下层穷苦百姓贴在一起了。谁家要杀猪，唤人捉尾巴、捉脚，他来；谁家打牛，叫刷牛，他来；谁家请他挑猪肉、牛肉到墟场出售，他去。猪、牛肉卖不完，需要在肉砧板上过一夜，他也干。

1922年，于宝二十出头，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的，唤名为苟牯。1924年生了个女孩，取名娇仔。两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孩。连连添丁加口，使谭于宝的家庭负担益重，家中生活日趋艰难。

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处在困境中的谭于宝这时又害上了喉管溃疡病，生命垂危。

这时候，洮水一班青年人请来一位名叫彩凤的武术师到村

里教舞狮子。这班青年人都是贫苦人，素与于宝要好，他们央求彩凤师父救救于宝。彩凤师父听说于宝是一个刚强汉子，便满口应承下来，经他精心治疗，终于将于宝从死亡的边缘救了过来。于宝病愈后，要求参加狮子班学武，彩凤师父称赞他臂力大、腰劲不错，是一块可造就的材料，当场收了他做徒弟。

于宝加入狮子班之后，跟彩凤师父学南路武当拳。他们狮子班农忙作田，农闲练武。逢年过节到各村场去献艺表演——耍狮子、背猴面。他们演习武艺虽不卖门票，却要当众抽彩。狮子班青年常常不自觉地与豪绅作对，专向豪绅抽彩，大敲他们的竹杠，还时不时与豪绅抬杠。每逢这种场合，谭于宝最能撕破脸皮，大大咧咧地把这些豪绅数落一番，逼使他们交出彩头来。久而久之，于宝深得狮子班的拥戴，成了狮子班的头目之一。

1926年10月，农民运动波及这个偏僻的山村。共产党员李炳荣、杨绍震来村里做农运工作，首先就看中了狮子班，发现这班农民子弟有反抗豪绅的强烈愿望，决定将他们培养成农运骨干。

李炳荣和杨绍震均是教员出身，擅长从教育着手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先开办农民夜校，组织狮子班学文化，用农民易懂的内容编写教材：

耕田作土的，家中无口粮。
日夜纺织的，穿的破衣裳。
修屋造墙的，住着破草房。
媳妇当奶妈，小孩换口粮。

.....

他们就用这些极通俗的教材，揭露了旧世界不平等的罪恶

现实。他们还联系本地实际，历数豪绅的罪恶。隆冬时节的一天，一个远地佃户冒雪给周大德家送租谷，由于周谭氏用大斗进，硬说这佃户的谷送少了，限定他当天要送齐，少一斤就要退他的佃，逼得这个佃户连夜补送租谷，结果在山道上葬身虎口……

通过一学一议，这班青年，包括谭于宝在内，阶级觉悟大有提高。特别是谭于宝感到自己这个姑母可憎可恨，觉得自己有着极大的羞耻，一股怒火郁结心中，随时都会燃烧起来！李炳荣和杨绍震通过狮子班这批骨干，去启发、教育、团结洮水乡的农民。在农运蓬勃发展的热潮中，洮水乡农民协会也酝酿成立，大家一致推举性格刚强、办事果断的谭于宝当了洮水乡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

谭于宝一当上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深深感到党和群众对自己的信任，被一种责任感驱使，严格要求自己办事公道。当农民提出要打土豪，捉拿周谭氏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支持。现在，大家的眼睛齐盯着谭于宝，看他怎样发落周谭氏。

五

“呼”的一声，谭于宝一拳打在桌子上：“就这样定了！”

农民协会筹委会委员们鱼贯而出，走向坪里大会场。

会场上人员早已爆满，坪里坪外、坎上坎下全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他们在观看继火烧契约、烟枪、纸牌之后的更精彩的一幕：平日里为富不仁、财高势大的周谭氏，头戴三尺高的纸帽子，双膝跪地，脸面埋到了两腿之间，浑身瑟瑟发抖。人们都咬着牙说：“你也有今天！”

“轰！”铙又响了，一股烟云从祠堂门口腾空而起。筹委们随即步入会场。

谭于宝刚一跨出大门就被谭松青抓住了，他说：“徕哩^①，你姑母帮我屋里做了好事，恩重如山呀！”谭于宝怪父亲不该这时候来说情，阻拦他履行公事，虎着脸说：“爹爹，那是私事，家事！我这里办的是大伙的事，公事！”谭松青见于宝听不进话，更急了：“徕哩！你千万不能杀她呀！”谭于宝更不耐烦了，从父亲怀里挣脱出来，说：“这得由大家决定！”

站在前排的农民见谭松青向于宝求情，生怕杀不成周谭氏了，连忙上前把谭松青推开。谭松青还边走边声嘶力竭地喊：“徕哩！你不能杀她呀，要杀就杀我！”

于宝全然没管这些，站在主席台前高喊：“赞成杀掉周谭氏的举手！”台下当即手臂如林，与会人员几乎都赞成。谭于宝又喊：“不赞成杀周谭氏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

谭于宝见状手臂一挥：“杀！”话音一落，自卫军战士一把将周谭氏拉出去了。

这边拉走了周谭氏，那边周大德在骂于宝：“六亲不认，无情无义！”

农会会员们纷纷伸出大拇指，交口称赞：“这个主任选得好，要得！”

大义灭亲之后，于宝的名声越传越远了。1927年2月，洮水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谭于宝被大家拥为委员长兼财委主任。与此同时，党组织鉴于他大公无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秘密地吸收他入了党。入党的时候，他郑重地将自己的名字由

^①徕哩：即伢子、孩子之意。

谭于宝改为谭余保。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改呢？他毫不含糊地说：“于家不是地主吗！”这是他与剥削阶级决裂的郑重表示。

与敌周旋

天有不测风云。1927年，茶陵的革命形势几经变幻。

1927年5月，长沙城里发生了“马日事变”。顿时，茶陵城乡满是血雨腥风。豪绅刘升庭为首，邀请了由何键委任的湘东清乡司令罗定进城。罗定本是攸县一劣绅兼土匪头子。1927年春，茶、攸、醴、安四县农民武装联合“驱罗”，将其赶窜湘西。“马日事变”后，湖南军阀何键委任他为“湘东清乡司令”。这阵子，罗定更是疯狂至极，6月下旬，他卵翼狐朋狗党，呼哧呼哧地进了城，俨然是茶陵的“太上皇”，马上委派攸县一个痞棍刘拔克为茶陵县长。他们如狼似虎，暴戾恣睢，横行无忌，动辄以“暴徒”、“共党”问罪于人，食人心肺，奸淫妇女，将这个五六千人口的小城镇糟践得一塌糊涂。

他们尚嫌不满足，又将茶陵本地豪绅豢养起来，搜罗四乡团防局武装，把魔爪伸向了农村，伸到了洮水。于是，豪绅陈三带着一群虎狼扑向了谭余保的家……

谭余保早探得了消息，几天前，就背着渔网，挎着鱼篓出去打鱼，溯沔水而上，到了酃县西部山区彩凤师傅家避风头。

这里山高林密，适于谭余保避居。彩凤师傅为安全计，尽管有这样好的环境，还是不许他出门，叮嘱家里人要“管”住他。彩凤师傅自己则见天出门探听消息，晚上回来就跟谭余保

讲述一天的见闻，还讲到方圆五百五十里的井冈山，历来是好汉落草的地方。传说明武宗年间，朱宸濠在南昌叛乱，被朝廷追赶，来到井冈山落草。以后，间常有绿林好汉出没其间。民国十年，这里又兴起了“马刀队”专与有钱人家作对……听到这些故事，谭余保入了迷，便说：“长时间憋在屋里吃你的、花你的，心里难过，实在受不了。反正有家归不得，不如领我去入‘马刀队’！”他每讲一次，师傅就按捺他一次，叫他静观“时风”^①。

谭余保讲多了，彩凤师傅有些心动，便向山边靠近，想探听探听“马刀队”是否愿意纳下余保。他一进沔渡墟，就发现形势大变，毛泽东带兵已经进驻井冈山，“马刀队”大部已经由袁文才率领归并毛泽东。毛泽东发兵攻打茶陵去了……

彩凤得到了这些消息，三步并作两脚跨，急急地回到家，把这喜讯一股脑地告诉了谭余保。

谭余保听说共产党的兵打茶陵去了，高兴得直跳，抬脚就往茶陵赶。

11月18日，毛泽东发兵攻克茶陵，打得罗定屁滚尿流，抱头鼠窜，逃回攸县。

毛泽东发来的兵，是经过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他们一进城，茶陵的革命势力又抬头，反动势力便缩了头。

谭余保日赶夜赶，第三天天亮时分，他到了茶陵城边，正碰上他的狮子班。原来陈三带着罗定的兵在洮水胡作非为，见毛泽东的兵来得快，来得秘密，正想逃走，就被狮子班逮住了

^①时风：即形势。

。他们正不知怎么处置，就将陈三交给了谭余保。谭余保说：“陈三家财万贯，‘马日事变’后帮罗定捉拿‘暴徒’，他双手沾满了我们穷百姓的血，只有亲手剮了他才解恨。眼下，有革命军进了城，团部也扎在城里，先将他送到团部去，然后再杀不迟。”说着，做了一个刀劈的手势。狮子班喜气洋洋地押着陈三跟在谭余保后背进了城。

他们抓起陈三拥到了团部。团部值勤战士见农民捉来了豪绅，连忙通报。余保和狮子班的兄弟们满心欢喜地等着。陈三则像是一只瑟缩发抖的鸡，不住地颤栗，担心团长出来就会要了他的命。

事情全然出乎他们的意料。团长陈皓偏偏袒护了陈三。

陈皓本名叫陈大明，湖南祁阳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大队长。1927年7月任武汉警卫团第三营营长。9月，他随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这支部队是由旧军队改编过来的，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不少人，包括陈皓在内，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不明确，满脑子的军阀主义、享乐主义，他们不习惯山沟里的艰苦生活，一心想过城市生活。打下茶陵城以后，尽管茶陵是个小城镇，陈皓可也要享受个够。他一进城就不和战士们共餐，单独吃馆子里的包餐，还嫖上了茶陵城里的名妓，一头栽进灯红酒绿的生活里，剥削阶级思想本质暴露无遗。

这时，由几个士兵拥着，出现在团部门口的陈皓，睡眼惺忪，穿着商会送的长袍马褂，俨然绅士模样。这一下把谭余保等人搞懵了，好比浮在云里雾里。

“干什么的？吵吵嚷嚷，成何体统！”陈皓不耐烦地先开

了口。

“我们捉了一个豪绅！”谭余保大声回答。

“他有好多田？”陈皓白了谭余保一眼。

谭余保因说不准具体数字，只是眼瞪瞪地望着。

“在下不敢隐瞒，有田一百六十亩，望大人开恩！”陈三赶忙自己回答。

“莫名其妙！两百亩田还不到，分明是小地主嘛！把小地主抓来干什么？把小地主逼狠了，他们会跟大地主跑啊！”陈皓厉声说着，“乱弹琴，我们部队不管这号事。”说完，拂袖而去。

贴在陈皓身子后边的团参谋长徐庶也愤然而去，边走边说：“真是岂有此理，小地主也在打倒之列，我们这些黄埔同僚的家不都完了吗！”

陈三连忙鸡啄米似地点头，竟然皮笑肉不笑地说声：“少陪！”摇头晃脑转身就走。

谭余保气得脸色铁青，拳头紧攥，朝远去的陈三大喝一声：“站住！”一阵跑步，又把陈三扭住了。

他们从团部出来一拐弯，恰巧迎面与李炳荣和宛希先碰上了。

李炳荣是谭余保走上革命路的引路人。此次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城，是他受茶陵地方党组织派遣前去宁冈作向导的。进城后，他奉工农革命军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的指示，首先恢复了茶陵县农民协会的工作，并担任了主席。谭余保自“马日事变”后就没有见到他了，这次在这里碰见心里自然特别高兴，但是刚才在陈皓那里恼了气，脸上还留着不愉之色。李炳荣知道他的脾气，便关切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谭余保把事情前前